

色。“十有九人堪白眼”的书生顿被另眼相看，刚刚编造过“神话”的我，心头又得意又愧疚。

又过了大半年，常君的力作《海外拾珍记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，承蒙不弃，我获赠一册。开卷读之，金元青白玉冠顶也收入其内，摄影精美，小记清隽，风华重睹，更觉欢欣。我无法形容的美玉，常君用短短数言尽显其意蕴：“玉透淡虾青色，经八百年血脉喂养，娇嫩灵滴，几入手欲化。”好一句“娇嫩灵滴”！读本书，知此玉购自一位快乐的美国青年，他草台搭班，于古董节仓促上场，令新婚妻子坐守档口，他自端咖啡，满场周游，广事交结。常君写道：“彼单纯人，全不查余之身份信用，收支票，吻爱妻，转眼又逍遥无踪矣。”就这样，这件充满灵气的神物，不知在多少顶高官、文士的冠冕上系过，不知在多少双怜爱的手中摩挲过，不知历经多少沧桑，几许兴亡，走过千山万水，终于来到作者常君先生手里。想想，悠悠八百年，山陵倒，大厦倾，长城破，而这一跌即碎的白玉竟完美无缺，这自成小小体系的人文圈，仍是那样坚牢，祥和。对着美妙绝伦的图片，只宜诵《爱莲说》，只宜唱宋词：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这时刻，如言涉功利，就对神物大不敬了。佛家云，因缘殊胜，殊胜因缘，我为常君贺！

拥有一件神品足以慰平生，读《海外拾珍记》，知道常君还有许多藏品，牙雕、竹雕、木雕、玉玩、文房清玩、书画诸艺，琳琅满目，十天半月也看不完。由此想及，我在海外的时间比他长得多，为何他能拾珍，

而我不能？固然因为受制于财力、学养、际遇等等方面，而最根本的原因，读了这本书才知道，在“正心诚意”四字。你对历史之物是否真爱，爱到什么程度？有没有其他杂念或企图？要知道，人拾珍，珍也拾人，常君学音乐出身，堂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，却爱古成癖，竟至“流窜”欧美，跨国觅古，其诚，其至情至性，真可天地同鉴！他在本书后记中写道：“于清昼良宵，憩坐斋中，晤对古物，如傍古人倾谈，娓娓移时，心心相印，如秋潭之映月。古心入流我心，其美也皎皎，其诚也穆穆，其和也蔼蔼，其静也泔泔。欣欣然心汲滋养，得返本归真，复性为自然之人。”读这段话，我反复思考，益觉自己心不正，意不诚，证之先前说的那对假犀角杯，我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，就为了一个利字，将华屋美食押在一对小小木杯，结果空欢喜一场。“五十万元”的天价家人未必真相信，不过装出一副羡慕的样子，讨我这当哥哥的高兴而已。从今以后，我须由正心诚意开始，诚之又诚，如秋潭映月，随其自然，或者不求而自得吧！退一万步，我已有古玉一环，虽垂老江湖，贫居俚巷，与之相对，岂非快事？

末了，忽然想起，前几天荒田在长途电话向我说：“常君善吹长笛，唱昆曲，已答应为友清唱几首名曲。”我流寓墨西哥湾，心向往之，却因太遥远不能参与，只好怅然西望。

2008年冬月于休士顿之双湖小筑

美华文讯

美华作家创作大丰收

最近两年，美华文协多名作家笔耕不辍，纷纷推出新作品。已出版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时评政论等等著作十多二十种。计有刘荒田的《美国笔记》、《旧金山浮生绘》；喻丽清的《面具与蛇》；李硕儒的《寂寞绿卡》；王智的《扫描美利坚》；黄运基的《黄运基选集》第三、第四卷；宗鹰的《宗鹰文集》（六卷本）；展我的《展我散文选》；高德蓉的《德蓉文集》；伍可嫔的《金山伯的女人》；陈波生的《神的信》；觉虹的《觉虹诗选》。还有程宝林计划今年内出版的《拒降书》、《故土苍茫》。

